



护城河

吴伟剑◎著

HUCHENG H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护城河

HUCHENG HE 吴伟剑◎著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护城河/吴伟剑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5396-6425-5

I. ①护… II. ①吴…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2469 号

出版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秦雯

装帧设计: 褚琦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0551)65661327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7.5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护城河 / 001
- 一声鸟啼 / 044
- 白天的猫头鹰 / 078
- 子丑寅卯 / 120
- 换心 / 157
- 九天凤舞 / 193
- 她的名字叫芳 / 239
- 后 记 / 271

护 城 河

丁大彩的钱包被偷那天,李文在路上被警察拦住了。

那天早晨,李文是与往常一样出的门。胯下的摩托是辆五羊本田。这车李文开了有十一年了。如果一个孩子在十一年前出生的话,现在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南门桥堍的信号塔隐藏在晨雾里,塔尖的灯闪着忽明忽暗的黄色。这是座仿照上海东方明珠塔式样而建的信号塔。李文很多次对暖暖说起过,它就叫东方明珠塔。暖暖喜欢南门的夜景,尤其喜欢信号塔塔身的灯光从下往上一路亮上去,又从上往下一路亮下来的景致。

那天李文开着摩托车刚上了南门桥中央,就发现了北桥堍的交警。这样的情形李文有过数次经历了。在看到交警的时候,他看到了北桥堍下的红绿灯,绿灯的数字正好跳到了“16”。他沉了沉气,不动声色地加大了油门。车子很快地紧擦着一辆小面包车冲过了十字路口。事情可能就坏在了这次顺利的冲关。当李文在经过勤俭路与朝阳路的交叉口时,发现前面红灯的同时,也看到了路边的两个警察。他很轻巧地将车再次往一辆长安福特的小面包边上靠。红灯也许有十几秒的时间,李文没看到路边警察的动作,等发现的时候,交警已经站在了他的车子前面。

那个坐在警车里的胖男人还是去年那个人。警车停的位置也没变。一切在李文眼里恍惚是去年版本的复制。

“罚款两千，吊销驾驶证。”

“先别……”李文说着就掏口袋里的手机，不料碰到了口袋里的一包利群牌香烟，就掏出来，抽出一支，往警车的窗口里递。那胖子警察用握着圆珠笔的手挡开：“不抽，不抽。”

“那能不能等一会儿？”看到胖子警察抬了抬手里的笔，开始往一刀垫了复写纸的单子上准备写的样子，李文开始急了起来。

“你要打电话是吧？那你打吧！告诉你，你这车已经报废了。”胖子警察从车窗里往外探了探身子，望了一眼李文的摩托车之后，放下了手里的笔。他的眼珠子像极了菜市场里卖到最后剩下的冰冻带鱼的眼睛。

李文一时有些语无伦次，想解释又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他将本来是递给胖子警察的“利群”用嘴叼住。这当口，在路边拦车的那两个警察正领着人往警车这边走来，于是他就拨通了宋承兴的电话。

宋承兴很久以前就跟李文说过，他有个干爹是交警队办公室的。宋承兴这么说不是说他有很多的干爹，实际情况是宋承兴的姐姐的干爹是交警队办公室的，打小起宋承兴就这么跟着叫。宋承兴姐姐的干爹是县交警大队的中队长，县交警大队共有六位中队长。当宋承兴的手机铃声在耳边响了第十三遍的时候，李文挂断了电话。他走了几步，离警车十米的样子。他想起了宋承兴最近一次和他见面，他告诉李文，他的老婆长了子宫肌瘤，要在人民医院动手术，后来就没怎么联系。最近一次的电话里，宋承兴的声音压得很低，最后他告诉李文，他老婆手术不太成功，要每半个月到杭州的医院去做一次化疗，他现在正在等老婆从化疗室出来。宋承兴的话语里充满了疲惫。

这一段时间挺忙的，也没去看过宋承兴，想到这里，李文不由自主地点着了嘴里的“利群”。他在手机的通讯录里翻了一遍，找到了苏鹏的电话。

在人行道上临街的一个铁皮状的方形建筑处，他又拨通了苏鹏的电话。

和宋承兴一样,苏鹏原来也是和李文一起在机械厂的。苏鹏的圈子大,结交的人多,应该有熟悉交警队的人。他想都没想,就决定要苏鹏找人说道说道,免去这严厉的罚款。电话很快通了,李文先问了苏鹏是不是已经上班了。苏鹏说是啊。苏鹏的工作性质和李文一样,只不过苏鹏现在是一所以一位名人名字命名的学校的大门保安,李文则是金色海岸物业的保安。李文就说了自己的情况:“车子已经开了十一年了,已经报废了,警察说了要罚款两千,还要吊销驾驶证。”

苏鹏在电话里的话虽吞吞吐吐但不失亲切:“李文,这事麻烦了。我在交警队是有熟人,但是前几天托他办点事,没有成功……所以……你这事,估计麻烦了。”

苏鹏还说:“这事你给宋承兴打电话啊,找他一定可以办好。”

李文吐了一口烟说:“宋承兴不接电话啊,他老婆生病了。”

苏鹏还在重复着他的话,李文就说:“那先这样吧,我挂了。”

之后李文又打了宋承兴的手机,但还是没人接。这时候,警车里的胖子警察正向李文喊话:“你,过来!”

李文连忙走过去,胖子警察说:“这次就算了,这车子你绝对不能开了。这次就算是没验车,罚款两百三,驾驶证没带罚二十。”说着就在纸上写了起来。

胖子警察要求李文签了字,然后将一刀罚款单递给了李文。李文粗粗一看是两份,一份是罚款二十元,另一份是罚款两百三十元。他听到胖子警察说罚款交在农业银行,十五天内,超过了时间要交滞纳金。他点着头就往路边自己的摩托车那里走。胖子警察喊住了他,从车内递出了摩托车的钥匙。李文这才发现自己车子的钥匙原来早被那个警察拔下了。

等上了车,开出没多远,李文放在衣袋里的手机就响了起来。丁大彩没事是很少打李文电话的,连续响起的铃声让李文感到了隐隐的不安。

果然,丁大彩在电话里的声音完全变了,她用一种近乎崩溃的声音说:“我的包不见了,钱、银行卡、暖暖的接送卡都在里面……”

李文觉得自己的脑袋一下子就大了。有那么几秒钟,李文觉得眼前的大街和建筑在摇晃,等过了一会儿之后,他问丁大彩:“包里有多少钱?”

“一千多。”

“手链呢?放在包里了吗?”李文想到了这几天丁大彩的手腕上一直戴着才买了半年的黄金手链。买手链那会儿,丁大彩和李文闹得有些僵。本来丁大彩是要李文买个四千多元的手镯的,但到了丁大彩选的那家老庙黄金首饰店,丁大彩改了主意,她看中了一条类似于小孩满月时戴在脚上的银脚环那样的手链,中间还有三颗精致的金色小球。李文看了看价钱,是两千八百元,就这么买了下来。

“好像没放,一定是那个来看杂志的人偷的。”

“你报警了吗?”

“报警有什么用!”

“你别急,我马上过来。”他启动了刚接受了罚款的五羊本田。在往丁大彩的报亭方向驶去的路上,他在建设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上取了一千元钱。分两次。本来是想取五百的,等五张一百元的纸币拿在了手里,李文想了想,又取了五百。

—
—

李文前一次被交警罚款是去年的暑期。侯小菲打电话给李文的时候,李文正在去往海港花苑的路上。苏鹏对李文说:“海港花苑的房子都造好了,你不趁着轮休时间去看房子,窝在家里干什么?”李文就去了。那天领苏鹏和李文去的是个女人,据说是单身,风姿摇曳的,四十岁模样。苏鹏和她说得眉飞色舞。

回来的路上,李文就接到了侯小菲的电话。

在金色海岸的大门口,一个同事和李文打了个照面,以为他来上班的:“你是不是时间搞错了?”李文应付了一句,就进了小区。电梯显示到了第十

二层。之后,李文用右手的食指按响了门铃。在侯小菲的那张大床上,李文褪去了侯小菲的连衣裙,侯小菲连胸罩都没戴。这就使李文感到了一些直截了当。尽管侯小菲的表现是热烈的,但李文的脑子里总挥之不去这样的臆想:这大床上,曾不止一对男女睡过的。在并不漫长的过程中,李文还时时怀疑着房间里是不是安装了摄像装置。他机械地运动着,没有到达顶峰,很快就萎靡了下来。

侯小菲还意犹未尽,李文就真的在侯小菲的枕套上嗅到了一股男人油性头发的味道,他很快就起来,穿上了衣服,决定立刻离去。

侯小菲坐起来,两条胳膊正好抱住了胸,说:“你就不能多留一分钟?”

在侯小菲失望的注视下,李文很快地告辞离去。这一路上,才过了两个街口就被交警拦了下来,因为开摩托没戴头盔,加上验车逾期,罚款二百五。

二百五,二百五,这数字对李文来说似乎蕴含着隐秘的含义。有多少时间没见到侯小菲了?李文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两个月?半年?以往都是侯小菲联系李文的,只要他有空都会回复她。

除了丁大彩和侯小菲,曾经还有过一个叫作谢永香的女人走进李文的生活。

谢永香前后在李文农村的家里住过两个晚上。第一次是介绍人带来的。在一个天色昏暗的黄昏,还在城里机械厂上班的李文回家见到了本村的一个电工和后来跟他有了一段短暂婚姻的谢永香。在一圈人闲聊了不久之后,电工告辞离去,谢永香却留了下来。夜色不知不觉涌了上来,李文的父母起先还不断地看时间,最后便都悄悄回避了。

这个李文永远都不知道实际年龄的女人,在和李文见面的第一个晚上就敞开了自己的身体。在性事一开始的时候,她就以吸纳万物的方式运动,动力十足,以至于李文的脑袋里出现了一圈圈不断扩大的波纹。在不太有规律的运动中,李文总找不到一个支点,也就草草了事。这深刻的印象,烙在了李文大脑的皮层上,让李文在很长时间里对男女之事都不太热衷。问题出在了在那以后漫长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以李文父母为首的一千人等,为

这个女人几乎付出了倾其所有的代价。一年以后，手指上戴着金戒指、耳朵上挂着金耳环、脖子上吊着白金项链，一身新娘行头的谢永香终于嫁给了李文。在结婚那天，按最新流行的结婚习俗，午饭后新人们要乘着车到本地的名胜风景点游玩一番，拍照、录像，在傍晚的时候再次返回。

那一天的经历，李文是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的。在游玩回来的路上，车子即将到李文家的一个岔路口时，谢永香死活不肯跟李文回家。其实在这个婚礼的过程中，李文就觉得蹊跷，谢永香的手机不断地收到短消息。她向李文提出了要求，要李文在县城的酒店开一个房间，新婚之夜要在县城里度过。这是李文绝不能接受的。事情最后的结果是谢永香妥协，跟李文回了家。但这一天之后，这个女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离婚也办得很是麻烦，谢永香和李文登记结婚时用的是她妹妹的身份证。在一次次的妥协、让步之后，为了尽快地结束这段婚姻，李文做了很大的让步。

在后来的时间里，李文就很少回老家了。他在城里的机械厂工作，有集体宿舍，每天和宋承兴、苏鹏他们在一起。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李文认识了丁大彩。再后来正好赶上保安公司成立，李文他们就都报了名。宋承兴因为手受过伤没有被录取，李文和苏鹏则当上了保安，分别被分配到了一家高档小区的物业和一所学校。再后来，李文和丁大彩结了婚。

李文刚认识丁大彩那会儿，机械厂的产品销路出了点问题，工资低得接近最低生活保障。苏鹏他们都想着另谋出路。那天苏鹏告诉李文，一车间里来了个新工，是个女的。在休息的时候，他们都跑去看。但那女人背对着门口坐着，扎着个不太粗的麻花辫，连脸都不抬一下。他们很失望。等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他们终于见到了她。这女子脸色白皙，说不上好看，但也不难看，身材也不矮。令李文他们惊奇的是她竟是残疾的，走起路来一条腿一撇一撇的。他们就这么看着她在水槽边洗好了饭盒，一撇一撇地离开。李文后来才知道，她是遇到过车祸的，乘着她父亲的两轮摩托车。摩托车在一条新建的公路上驶着，为避让一个上学的高中生，摩托车撞在了一堆钢筋狰狞的建筑材料上。她父亲在医院里再没有醒过来，她的命是保住了，但腿

骨骨折了几处,手术后,一条腿就短了一截,成了那个样子。

在等待保安公司录取的那段时间里,李文在县城老城区的各条小弄里到处瞎逛。有一回,他在一堵贴满了招工广告的墙前面见到了丁大彩。那满墙的广告经历了风雨的侵蚀,有的都已经残缺不全了,但丁大彩还是一张张地看下去。在李文叫她的时候,她回头愣了一下,随即眼睛里放出了光彩:“你是李文!”

丁大彩在城里最热闹的地方开报亭已经有两年多了。前年的那个夏天到来的时候,经过个人申请、劳动保障局的审理和漫长的等待,直到接到通知,再经过邮政局的审批,并缴纳了定金之后,报亭就开张了。经营项目主要是报刊零售和移动、联通、小灵通电信手机座机充值两种。

李文从他工作的金色海岸小区下了班后就到了大彩的报亭里卖报纸。而丁大彩就开着电瓶车去接暖暖了。报亭开到晚上八九点钟,等李文回到家,丁大彩还将电饭煲的插头插着保温。李文就在厨房间里胡乱吃点。在李文轮休的两天里,多数的时间,李文也是在报亭里替丁大彩卖报纸。

报亭西边隔着三米的一个过道是一家体育彩票店。再西边是同样一个小门面,这是县城里唯一一家糖葫芦店。开糖葫芦店的是来自遥远的广西的一对小夫妻,男的在步行街那边与人合伙开了家饰品店,不常在。常在的是女的,二十五岁模样。过年的时候,她的小姑子曾来过。小姑子估计在读高中,很快熟悉了做生意的各个细节,女的就可以中午回家睡个午觉之后再过来。她们向县城里的人们销售一种水果糖葫芦,有草莓的、杨桃的、葡萄的,上面涂了层糖衣,色泽鲜艳。

三家店面中,彩票店的生意最为繁忙。每天晚上五点以后就会被很多人围住。老板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偶尔他的老婆会来替他的班。报亭刚开张那会,李文到彩票店去转转,递给那男人一支烟,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男人红光满面,挺和善。李文发现不管是热天还是冷天,打印彩票的机器上方的空调总是开着,呼呼地向下排着气。后来丁大彩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说他们彩票店用的电是不花钱的。“他们用的是公家的钱!”丁大彩引用

着别人这话的时候，不满的语气李文分明感受到了。李文盯着老婆的脸看了一会儿，发现她只要心情不好的时候，左脸靠近鼻梁的地方就会冒出几颗红色的斑点。

很多时候，李文面对丁大彩向自己发泄情绪是不吭声的。报亭刚开张那会儿，丁大彩的脾气好了很多，但现在好像又回到了之前，有一点小事，她都会借题发挥，李文每次都只好落荒而逃。

自打有了暖暖以来，丁大彩说得最多的是要李文想办法为孩子弄一颗狼牙来。她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男孩子脖子上挂一颗狼牙，可以驱妖降魔，保平安，化吉祥。这事李文真没办法。这里是江南水乡，根本没有狼，哪里搞得到狼牙？丁大彩说到第五次的时候，李文曾托乡下的同学弄来了两颗狗牙。白净净的狗牙，光溜溜的狗牙。为在狗牙上面拴红丝线，李文颇费心思，他想尽办法，固定住了狗牙，然后在上面用张小泉剪刀的刀尖钻了个孔，红丝线从里面穿过去。可暖暖才戴了没几天，狗牙就裂了。丁大彩看不下去了，剩下的一颗也被她扔到了垃圾桶里。暖暖倒是无所谓，他健健康康地成长着，才五岁，个头已经到李文的小肚子了。

三

这个普通的星期五的早晨，李文平生第一次看到了丁大彩流眼泪。李文耐心地听完丁大彩断断续续的讲述，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两个小时前，有个人来丁大彩的报亭说要买一些杂志。那人在马路上指着柜台中和报亭里面墙上排列的杂志说都要。丁大彩就乱了阵脚。这报亭的生意一直以来很是清淡，今天竟碰到了这么大笔的生意。那人还专挑角落里过期的杂志，说要看看，问能不能进来看。丁大彩无论如何想不到这是个幌子，就让那人进了报亭里面。报亭本来就小，那人要丁大彩去取柜台最底层的杂志，丁大彩就这么一一满足了他的要求。等挑出来的一摞杂志有半人高的时候，那人看了看自己的手机说，就这么放着吧，等会来取，

说完就走了。

怀着期待的心情,丁大彩度过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心想着还要到马路对面的银行存手机充值的钱,就往抽屉里拿她红色的小坤包。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丁大彩还在提醒自己要快,免得那人来取杂志的时候正巧她不在。

一边想,一边将手探往抽屉里面,丁大彩发现她的红色小坤包不见了。里面装了一千多块钱和各种银行卡、超市的优惠卡、暖暖的幼儿园接送卡等等的红色小坤包没了……

李文到达报亭的时候,丁大彩正坐着发呆。她看到了李文,不等李文开口,就先号啕起来。丁大彩脸上呈现出李文从没见过过的表情,她下巴往后拉的动作让李文感到了从未有过的陌生感,心头不由得一跳。

哭够了,丁大彩说:“一定是那个人拿的。”

李文一愣:“哪个人?”

等李文在丁大彩的讲述中了解了前后的经过后,他没有犹豫,就拨通了110。

这里是闹市,人流像一阵风,往左右两边不断地刮动。丁大彩用那条好腿支撑站着,李文坐在丁大彩的椅子上。在等待警察到来的时间里,来了一个人要给手机充值。李文回头看看丁大彩脸上的泪痕,就替她把顾客的手机充了。之后,他坐着,和丁大彩一样发呆。从丁大彩椅子的位置,如果不往上看的话,只能透过柜台里放着的杂志的空隙看到一段街面。李文就看着穿着各式各样的鞋子的脚在这片空隙里来回走动。

十五分钟后,一辆警车停在了报亭前面的大街上,从里面出来了两个警察。李文替丁大彩描述了被窃的经过。警察做了笔录,详细询问了包里失窃的物品和金额。其间,一个警察抽了李文递给他的两支“利群”。他要求丁大彩马上到银行对失窃的银行卡挂失。

丁大彩到大街对面的银行办理挂失去了,李文就和其中的一个警察聊着。

“这事,我们先备案,查到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别的案子以后

抓到了,他会供出来的。”

李文说:“大街上不是有摄像头吗?调出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一个警察就望了一下大街的上空,然后对李文说:“知道这个人很容易,但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等丁大彩一撇一撇地从马路对面回来,两个警察还没走。

他们中的一人对丁大彩说:“以后注意点,这报亭里面不应该让别人进来的。”

另一个人对丁大彩说:“如果以后在其他地方看到这个人,马上报警,我们马上会到的。”

随后,他们背上包,夹着刚才做笔录的本子,上车走了。

发了一会呆,中间有人来买了份《良友》。等空了下来,李文就取出了口袋里的一千块钱,递给了丁大彩。李文说:“不就是一千多块钱吗?我这里的一千块你先拿着。”

见丁大彩在犹豫,李文将钱塞在她手里,就离开了报亭,往自己上班的金色海岸赶。

五点钟光景,李文下班。他将车子停在了报亭的正面、人行道上接近大街的地方。他没和往常一样和丁大彩先打声招呼,而是直接打开了报亭的门走了进去。他要接替丁大彩的晚班,而丁大彩则可以提前下班去幼儿园接暖暖后直接回家。

目视着丁大彩开动了她的电瓶车,消失在了大街的远处,李文将自己的身体放入了椅子上。为了尽快地忘记一天来的不愉快,他拿起了玻璃柜台上的一份报纸翻阅起来。在读完了当天的《都市快报》之后,李文开始研究起大街上来的人。

之前冷空气南下又是风雨的日子,让人们感到这个夏天会姗姗来迟。但在两个大晴天之后,夏天就突然间到来了。临街的行道树突然间就都冒出了绿荫,那些在大街上的人有不少打起了遮阳伞或戴起了遮阳帽。这景致就有点儿丰富了,人群中有穿羽绒服的,也有穿汗衫裙子的;有着背心短

裤的,也有穿成冬装的,长长短短,琳琅满目。李文突然间发现今年夏天城里的女性流行穿黑色丝袜。

一个在离报亭不远处等人的女人吸引了李文的注意。那女人黑色的披肩头发,发梢卷曲着,侧影里,她的黑色上衣在胸部夸张地鼓胀着,两条引人注目的黑色丝袜紧紧地裹住了她修长的腿。这装束在这个季节领跑着县城的女性着装潮流。李文想,要是再戴副合适的墨镜就堪称完美了。等那女人转身的时候,他发现,她竟真的戴着副墨镜,尽管是茶色的。隔着一层玻璃,李文看着女人等到了她要等的人,是个半大的孩子,然后两人迤迳离去。

李文就这么坐在到处都是人的地方。大街上的人群像两期鱼,一期从左到右,另一期从右到左,他们在宽阔的街面上游动,直到暮色降临,夜慢慢地深去。

四

李文决定买下海港花苑那套五十八点五八平方米的小居室时没和丁大彩商量。

这海港花苑现属于城区的一个拆迁小区。苏鹏带着李文后来又看了一次房,李文就看中了这套三楼的小居室。面积大了,李文承担不起高房价。

在将要过户的时候,原来的房东将房子装修了一半,因为和前任房东对价钱产生了无法解决的矛盾,原先的房东就决定卖掉。李文就买了下来。五十八点五八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以每平方米五千元计算,加上六平方米的车库,以及税金,还有剩下的装修费,加起来至少得三十多万。李文以这房子做抵押,在银行贷了二十万,余下的款中有李文的妈从乡下给李文送来的六万元。

和丁大彩结婚那会儿,李文穷得叮当响。他在离七星桥不远的地方租了个一楼的小套房。他们在那里结婚,过日子,还有了暖暖。但别人的房子终究不是自己的。

一楼的房子潮湿,阴暗。梅雨季到来的时候,房间里到处是霉味,衣物都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潮味。丁大彩受不了的是房子里的蚊子、蟑螂。蚊子可以用蚊香、药水、电蚊拍等驱赶、消灭;但蟑螂是防不胜防的,它们昼伏夜出。半夜里起来上厕所,开了灯,就会看到房间的地上受惊的蟑螂到处乱爬。

“这日子怎么过啊?”很多次,丁大彩都发出这样绝望的话。李文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次她在阳台上洗衣服,洗着洗着,突然就将一个塑料盆狠狠地砸在了地上。李文抱着暖暖出来,看到丁大彩正瞪着双绝望的眼睛望着天花板。

每次丁大彩发脾气之后,李文就觉得浑身肌肉疼痛,就好像被人暴打过一顿。夜里睡觉总是梦见自己赤身裸体在大街上奔走,等发现时,就急着寻找床单等遮盖布,醒来后浑身出了身冷汗。

许多个夜里,睡梦之中的丁大彩半夜里翻身过来,双臂紧抱着李文,就像抱着一根救命的稻草。她的乳房滚落下来,正好压在了李文的心脏上。等她睡熟了,李文起身来到阳台,吸一支烟,抬头看着挂在对面楼顶的月亮慢慢移动,就像一盏明亮的灯。

这么多年来,李文的梦想就是在城里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几年前,在李文的老家、海城的乡下,人们对出门在外工作的人问得最多的话是:“房子买好了吗?”对城里的向往人们一度可以将自己全部身家当作赌注押上,包括女人的身体。如果当初李文在海城有自己的房子,就不会有谢永香这档子事了。人是现实的,无论是在城里还是乡下。

到银行贷款的时候,他们问李文有没有卡。李文说有,就拿出了自己的工资卡。这样一来,他的工资卡就成了还贷款的卡。二十万元的贷款,分二十年还清,每年的本金正好是一万。李文的工资是每月一千五百元,扣去还贷款的本金和利息,他每月可自由支配的就只有三百元左右了。当然丁大彩的收入是不需要还贷款的。这日子总还可以过下去的。

刚买下这房子的时候,五层的楼里大多已经装修好入住了。拆迁小区

有拆迁小区的特点。这里的拆迁户们，一般有三到五套房子，卖去一两套之后，就换成了一些中档的轿车。这些簇新闪亮的轿车在小区的早晨和傍晚进进出出，而白天小区里只剩一些老人。老人们当惯了农民，手脚闲不住。他们就在小区的绿化带里种上了大蒜、洋葱、韭菜等蔬菜。李文楼下的一户有个老太，手脚甚是勤快，她种的蔬菜最多，除了绿化带里，她还不遗余力地从各处搞来了不少蛋糕盒子、旧木箱、破脸盆，里面装上泥，种了芹菜、菠菜、辣椒，甚至还种了一盆马兰；大小不一，品种齐全，林林总总，放满了各个角落。每到傍晚，只要天气晴朗，晚风里，老头老太们盘踞在几个单元之间的路口。灯光里、大树下或爆发狂浪的笑声，或沉默不语，集体静坐。每逢农历的节日，小区里香烟缭绕，鞭炮震天，在几个单元之间的小路上走走，随时会看到一堆烧过的纸钱和半碗驱鬼的米饭。

这是被拆迁者的狂欢，暴发户的盛宴。

刚搬来的那段时间，丁大彩和暖暖在另一个房间里熟睡，李文一个人睡一个房间。他总是睡不着。黑夜里，他摸到床头的香烟，用打火机点着了，一支接一支地抽，住在李文家对门的男人就不断地咳嗽，使李文产生是他的烟使他咳嗽的错觉。有几次，李文就这么躺着，隔着墙，他听到了他们做爱的声音：床有节奏的摆动声和女人连绵起伏的叫床声。他们有个半痴呆的孩子，女孩，戴着一副斜视眼镜，其中的一片镜片用白纸挡着。她七八岁的模样，长得一点也不漂亮。李文见到过那孩子，早晨一颠一颠地下楼梯，一年四季拖着长长的鼻涕。她到了楼下，抬起头大声地喊着“爸爸”。

有了自己房子的丁大彩在家里走路的时候，上身一颤一颤的，尚还年轻的身体充满了生机。李文脑子里就想，如果丁大彩的一条腿没坏就好了。但转念又想，如果她的腿没坏的话，她未必会嫁给他李文。

才没几个月，丁大彩就已经适应了开报亭的工作。她早晨送暖暖上幼儿园，然后慢悠悠地去取了报刊，再去报亭。倒是李文，白天在金色海岸坐了一天，晚上还要替丁大彩的班，工作时间延长了小半天。

除了李文的同事，没有人知道，傍晚的时候李文的工作又变为了在大街